

B2 | 美西要聞(一)

世界日報

文革未結束 毛遺產繼續發酵

學者研究指出 文革是中國和人類大災難 中國執政者拒絕反省 令人遺憾

記者楊青／洛杉磯報導

為期三天的「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：文化大革命50周年國際研討會」25日繼續第二天會期，來自世界各地近百位文革研究專家和學者齊聚一堂，從宏觀到微觀全面研討文革歷史，剖析「馬克思和秦始皇合體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起因、經歷、後果，更有不少學者質疑「中國的文革真的結束了嗎？」

許多文革研究的「老兵」，在當天研討會上各抒己見，各方觀點百花齊放。

當天研討會包括「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」、「毛澤東和文革中的造反、暴力軍隊」、「對反思文革的再反思」三大主題，「北京之春」榮譽編輯胡平主講「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？」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教授吳一慶主講「文革起源與發動再探」、東京日本大學政治教授日吉秀松主講「毛澤東文革目的探析」、耶魯大學東亞系中文高級講師陳正果主講「毛與烏托邦」、復旦大學歷史

教授顧國強主講「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搶黑材料風潮」、德州司法學院院長張佳華主講「文革暴力、真相和和解」、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主講「炮打張春橋事件研究」、獨立學者丁凱文主講「解放軍與文革」、原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主講「文革史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」、威斯康辛大學郭建主講「當代文革研究的造反派情節」、聖荷西大學教授趙春暉主講「文革回憶錄中的地緣政治」、獨立學者林道

洲主講「中國毛左與非毛運動」、獨立作家余杰主講「從毛主義到習主席」、中國人權顧問高文謙主講了「毛的文革遺產與習的治國模式」。

學者專家們一直認為，中國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群眾運動，而且是一場中國和人類大災難。時間過去半個世紀，如何面對這場歷史的罪惡仍是中國人沒有解決的問題。一位與會學者表示，「但遺憾的和令人焦

慮的是，中國執政者至今拒絕對此作出反省，甚至害怕讓國民知道真相」，目前許多學者研究文革的資料，都不是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物提供的。而隨著知情者和倖存者正一天天消失。一位學者認為，結束文革災難，最根本的是要改變災難產生的社會政治結構和體制性條件。

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文革研究學者透露，今年中國政府對文革50周年表現出相當敏感，所有刊物今年都不准刊發有關文革的文章，「極其反常」，從前政府對文革研究是不管的，但今年研究文革卻明顯受到打壓。文革學者表示，目前在中國大陸對文革的研究，只局限在一些大學個案研究上，打打擦邊球，但全面的研究，難以展開。

當年不少專家認為，從近年中國各地的種種跡象看，文革在中國並沒有結束，包括近年在中國崛起的毛左，都顯示文革的遺產繼續在當代中國發酵，而這都與目前中國的經濟原因（貧富差距拉大，底層民眾絕望）、政治原因（揚左而抑右）等有關。研究文革歷史和毛澤東，絕不僅是研究和討論歷史，而是見證正在經歷的現實。



25日在蒙市林肯酒店舉辦的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座無虛席。

(記者楊青／攝影)

紅旗下的蛋 至今擺脫不了毛

記者楊青／蒙特利公園市報導

「我們是毛澤東的孩子」，來美國30年、研究中國文革長達20年獨立研究者譚加洛（阿陀，見圖，記者楊青攝）25日表示，文革50年，但至今未能擺脫毛的影子。

「紅衛兵串聯時，我因已從搖旗吶喊的紅衛兵，變成了狗崽子和造反派，沒有見過毛澤東。但當我98年從美國回到中國去看毛的遺體時，『非常震撼』，我感覺自己身上流著他的血。他就像我的父親。但也正是這個人，害死了我的家人（比喻），我對他的感覺是又愛又恨，但是離不開他。」

阿陀以自己成長的親身經歷，剖析了「毛澤東孩子」半世人生的心路歷程。

「文革發生在66年，嬰兒潮和平時期生長起來的一代人，構成文化大革命發動的主體」，阿陀表示，57年反右運動，毛發現利用知識分子會將中國引向西方的普世價值；而當時的老三屆1400多萬學生，全部是中國共產黨紅色教育下長大的孩子。這樣的人群基礎，成就了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土壤。

「我從小受的一種紅色教育，阿陀的父親48年參加地下黨，母親是海外回國的東江縱隊隊員，他本人是「紅旗下的蛋」，七歲在武漢上學，文革中長征串聯走了兩個月，到長沙聽毛澤東的介紹，渾身震撼。上中學之後填寫的家庭成分為「革命幹部」，也因此得到老師重視，成為班長、中隊長。

「但我從小看外國電影和小說，上教堂，到外埠旅行，這些也與當時的其他同學不一樣的。」文革開始，我周邊所有的學生捲進去，阿陀回憶，他們中學1500人，文革前都是乖孩子，「但文革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瘋了，大家都想表現自己，想革命」，

「他們在前面打，我在後面喊口號，寫大字報，」就是這樣的氛圍下，所有的人道、愛的教育全都退化。

第二輪紅衛兵暴力時，阿陀因家庭問題變成了「狗崽子」，成了「造反派」。

第三輪的派別暴力中，阿陀當時所在的廣州已變得非常血腥和暴力，「我對文化革命的質疑從這時開始」。之後被上山下鄉到海南島，之後又回到城市，對文革的懷疑又淡薄了，「知道林彪事件發生，才開始深刻反思文革和中國社會。」

「文革50年，我們回歸到哪裡去？」阿陀表示，他近年訪問了文革中的全國有名的造反派九個學生領袖，「這些人現在基本都是毛派或批判性的毛派」。

他表示，像他們這些「紅旗下的蛋」，至今還是擺脫不了毛澤東的影子，希望年輕的文革研究者對文革的批評毫不留情。



當年造反派 有人感覺受毛欺騙

記者楊青／蒙特利公園市報導

華夏文摘「文革博物館」主編華新民（見圖，記者楊青攝）在25日的研討會中，以當年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大富及其同學對文革的評論，呈現受文革影響最深的一「老三屆」、「老五屆」學生對文革大反思。

所謂「老三屆」，指66年開始在校的大學生，最晚是1965年進大學，大約是1948年左右出生，生在舊社會，長在紅旗下，這些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學生，整個成長的17年，都與新中國和文革的軌跡完全重疊。華新民近年收集了大量「老三屆」、「老五屆」對文革的反思和評論，大家爭論常常圍繞「毛到底是民族英雄還是巨兇首惡？」「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是崇高還是邪惡？」「毛號召群眾造反的對象，是走資派還是特權階級？」

他表示，近年中國大陸反思文革，官方是

徹底否定，但不鼓勵反思，但網路則另闢空間。老三屆中學生的訴說和反思，走在文革反思的前頭。

「大家爭論最多的是對毛澤東和文革的評價」，華新民表示，當年造反派頭頭大富在2014年認為「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」，顯示在當年的造反派和文革積極分子中，至今「毛粉」不少。

但更多當年的老三屆有上當受騙的感覺。清華大學老三屆唐偉認為，文革是「被利用的、有罪的學生被重判，而巨兇首惡的屠魔依然被萬民膜拜」；清華大學老三屆孫德濤認為「造反派是先被領袖玩弄於股掌，後又被拋棄清算的小卒子」；清華大學老三屆萬潤南則以「導演是騙子，演員是瘋子，觀眾是傻子」形容文化大革命；北京師範大學老三屆趙慧中表示，「我感到的我受了毛澤東的欺騙，當然毛澤東欺騙的不是我一個人，而且欺騙了全國人民。」



文革上百萬冤魂 毛難辭其咎

記者楊青／蒙特利公園市報導

來自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客座教授張博樹（見圖，記者楊青攝）25日提出其近年研究的「文革屠殺與納粹屠殺」，他認為，儘管兩者發生在不同的土壤和背景下，但其對人類的危害都是深重、空前的。

他指出，納粹大屠殺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慘絕人寰的事件，幾十年來，相關報導研究無數，世界各地也有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納粹屠殺紀念館。但中國的文革屠殺還沒有得到世人應有的重視，有關研

究資料也非常有限，這種情況應該改變。

他表示，納粹屠殺主要是針對猶太人，遇難者大約在500至600萬之間；中國文革期間的屠殺則在本國發生，主要針對所謂「地富反壞右」（地主、富農、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人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文革中的發生大量因迫害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，嚴格意義上的集體屠殺只是其中一部分。文革期間中國農村至少有75萬至150萬人被迫害致死，同樣數目的人被毆打致殘，至少3600萬人經歷不同程



閱讀世報 天普華裔警員分內事

記者林奕均／天普市報導

閱讀世界日報，也是天普分局華裔警員的分內工作之一。

據市府單位統計，天普全市華裔人口比例高達60%，華人聚居程度與羅斯密不相上下。但洛杉磯縣警局天普分局現卻僅有兩名警員懂華語，一名懂粵語，導致不懂英語及年老的華裔移民抱怨不敢報案。天普市分局局長雅各（Coronne Jacob）回

應，為了配合近年倍增的華裔居民，警局一直努力爭取新聘華裔警員。她鼓勵華裔加入申請，「雙語警員更有優勢。」據警局的政策，每名警員都有權填補服務的警區，導致部分分局的華裔警員較少。不懂英語的華裔居民可利用警局中文電話服務。

天普市分局的許警員（Henry Shue）表示，自己就是因為有第二語言優勢，獲得局長青睞，指名他到天普分局服務。許警



員說，他原先在監獄任職，去年獲調職任天普巡邏隊，發現華人民居真的有很多英語不通，連放假時也常會接到其他警官求救電

洛杉磯縣警局天普分局台灣籍許警員表示，閱讀世界日報也是分內工作之一。（記者林奕均／攝影）

話，拜託他幫忙翻譯。

許警官說，他在台灣讀到初一後移民來美，仍掌握聽說讀寫及翻譯中文的能力。若當有警局單位相關報導，長官還會要求華裔警員閱讀世界日報，翻譯並呈交作業給上級看。」

雅各表示，該局目前有會粵語的警官Eric，以及會華語的警官Michael Chen和許警員，另外也有超裔警員負責服務越南新移民。她說，警局隨時開放民眾申請義工，當中不乏華裔人士，她希望民眾踴躍申請，服務社區。